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
第十七回 博平縣張鸞祈雨 五龍壇左黜鬥法

春三夏四好栽秧，萬目懸懸盼雨陽。但願天下賢宰相，用心變理免災殃。

話說張鸞聞得博平縣有個老道姑登壇祈雨，心疑是聖姑姑在彼，一溜煙跑來。進得博平縣城門，只見門內懸掛著一道榜文。榜文旁邊小凳兒上一個老者呆呆的坐著。雖然往來人眾，站住腳頭看榜的卻少。張鸞走一步，從頭念去道：

博平縣縣令淳於厚，為祈雨事。本縣久旱，田業拋荒，祈雨無應。如有四方過往，不拘何等之人，能說法降雨，救濟生民者，揭榜前來，本縣待以師禮。降雨之日，本縣見斂就一千貫文在庫，即時酬謝，決不輕慢。須至示者。

天聖三年四月日示。

張鸞看罷，向老者拱手道：「貴縣幾時沒雨了？」老者見他道貌不俗，忙起身答應道：「自去年十一月起，到今並無滴水。將有六個月亢旱了！」張鸞道：「聞得有個遠方道姑，揭榜祈雨，這信可真麼？如今在那裏？」老者把雙手一攤，撇著嘴說道：「在那裏一萬個也走了！」張鸞笑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老者道：「這道姑姓奚，自號女神仙，有五十多歲了。跟隨的徒弟，男男女女，共有十來個。女的叫做仙姑，男的叫做仙官。據他說是大萬谷樂總管府來的，善能呼風喚雨。初時揭了榜文，縣主相公好不敬重。他要離北門十里之外，擇高阜處，建立零壇，名為五龍壇。裝成青、紅、赤、白、黑五色龍形，按方擺設。又逼縣主相公要地方上一千貫文酬謝，斂足了錢貯庫，方始登壇。縣主一一聽允。他行的是什麼月孛之法。他要各坊、各裡，呈報懷孕婦人的年庚。憑他輪算一個指稱魁母，說腹中懷有早魁，不由分說，教縣裏拿到壇前。這道姑上面坐著，指揮徒弟們鳴鑼擊鼓，噴水念咒。弄得這婦人昏迷，便將他剝得赤條條的，躺在一扇板門上，雙腳、雙手、和頭髮，共用五個水盆滿滿盛水浸著。一個仙官對了北方披髮仗劍，用右腳踏在他肚子上，口中不知念些什麼言語。其餘男女徒弟，也有搖旗的，也有打瓦的，紛紛嚷嚷。亂了一日，這懷孕婦人晦氣弄得七死八活，天上絕無雲影。日色沒了，只得散場。託言龍王今日不在家，明日管教有雨。教縣主出三貫遮羞錢與那孕婦的丈夫，責領回去。到了第二日，又輪一個魁母，要拿到壇前行事。眾百姓憤氣不平，登時聚集起三四百人，丟磚頭、擲瓦片，喊聲如雷，要打死他師徒們。這奚道姑慌了，和他一夥改換衣服，從壇後逃走了去。縣主也不追究，另出這道榜文，各門張掛。老漢是本地方裡正，怕有揭榜的來到，只得在此看守。」張鸞呵呵大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！貧道拚著一刻工夫，與你們祈一壇甘雨要子則個。」說罷，將榜文一手揭了。老者上前扯住道：「你大膽揭榜，敢是真正有些本事麼？休得要大話小結果，只有頭兒，沒有尾兒。學那女神仙壇前上去，壇後逃走。」張鸞道：「你們要多少雨？恁般大驚小怪？」老者道：「只要三尺甘雨，高低俱足了。」張鸞笑道：「我只道倒翻江底，掠盡海涯，這還費貧道幾個時辰的躊躇。只這點點雨水，有何難哉？」當下老者將杌子寄放人家，就引張鸞從縣前一路而行。百姓們看見裡正引個道人進城，想情定是揭榜祈雨的，大家歡喜，都跟來看。

原來博平縣將有六個月不雨，亢旱非常。但見：

河底生塵，田中坵燥。樹作枯焦之色，井存泥濘之漿。炎炎白日，天如怒目生威。滾滾黃埃，草欲垂頭而臥。擔錢換水，幾家買奪爭先。迎客款茶，多半空呼不出。渾如漢詔乾封日，卻似商牲未禱時，途中行客渴如焚，井底潛龍眠不起。

本縣也有幾個寺觀，僧道們各依本教科儀，設醮修齋，唸經祈禱。縣令淳於厚，每日早上往城隍廟行香一次，全無應驗。百姓起個口號道：朝拜暮拜，拜得日頭乾曬。朝求暮求，求得滴水不流。縣令沒個主意了，只得由他。

這日行香過了，早堂方畢。退在私衙安息，只聽得堂上一片聲喧嚷，將堂鼓亂搥。慌得縣令冠帶不迭，便服跑出後堂來。門子稟道：「今日有個遠方道人，揭了祈雨榜文，百姓簇擁前來。」縣令吩咐裡正率領百姓們在門外伺候，單請道人後堂相見。張鸞左手提著荊筐籃兒，右手持繫殼扇子，飄然而進。見了縣令，放下籃兒，道個稽首。縣令慌忙回禮，問道：「先生高姓，尊號？從何處來？」張鸞道：「貧道姓張，名鸞，別號沖霄處士。從海上到此。適見榜文祈雨，特來效勞。」縣令道：「先生行的不是月孛法麼？」張鸞道：「不是月孛法，是日黑法。不弄黑了日頭，怎得下雨！」縣令也笑起來。又問道：「北門外見築有零壇，不知可用得否？」張鸞道：「既有現成零壇，便用他罷。」縣令道：「約莫幾日之內，可以致雨？」張鸞道：「早上壇，早有雨；晚上壇，晚有雨。」縣令因奚道姑出醜一遍，不甚准信，便道：「先生誇得好大口。只不知還用著甚法物？好預先準備。」張鸞道：「並不用法物，只教本縣各寺觀祈雨的僧道，先去掃壇伺候。」縣令道：「這卻容易！下官今晚吩咐停當，先生暫在城隍廟中一宿，明早登壇便了。」張鸞道：「但憑尊命。只是一件，隨分空閒公館，貧道暫歇一齊。若到城隍廟去，恐煩神道接見，彼此不安。」縣令道：「公館儘有。」口雖答應，心下不以為然。張鸞早已知覺，故意道：「貧道今早枵腹而來，求些現成酒食。」縣令道：「要酒儘有，只是素齋。」張鸞道：「貧道慣喫酒的是鮮肉，卻不用素。」縣令道：「不瞞先生說，只為祈雨一事，有三個多月禁屠。下官只是蔬食，要鮮肉卻不方便。」張鸞笑道：「官府斷屠，從來虛套。常言道：官禁私不禁，只好作成公差和裡正。尊官若不信時，縣東第十三家，呂屠家裏今早殺下七十斤大豬。問壁孫孔目為兒子週歲請客，買下十五斤兒，今煮熟在鍋裏。又縣西顧酒店，夜來殺羊賣，還剩得一隻熟羊蹄，將蒲草蓋在小竹蘿裏，放在床前米桶上。可依我言語問他，說官府不計較你，平價買他的，必然肯與。」縣令道：「不信有此事！」當喚值日買辦的，依著先生言語，問那兩家要購買豬肉五斤，羊蹄一隻。當值去不多時，把豬肉羊蹄都取得來，回話道：「那兩家初時抵賴不承，被小的如言語破，他便心慌，即便將肉送出，連價也不敢取。」縣令道：「先生是什麼數學？恁般靈驗！」張鸞道：「偶中而已！」縣令方纔曉得先生不比常人，刮目相敬。少停，當值的煖到一大鑊酒約有六七斤，二十來個大■磨■磨，和豬肉羊蹄，一行兒擺在桌上。張鸞拱手道：「貧道不為禮了！」大碗大塊只顧吃，霎時間，吃個風捲殘雲，只剩三個空盤子，一把壺兒。口裏說道：「蒙賜已點過心了。」到廟中卻又吃飯，當下眾人都嚇呆了道：「沒見這樣會吃的，好副大腸肚！」縣令背後立個俊俏小廝，便接口說道：「不是大腸肚，怎配得這張大口？」張鸞聽見，便把這小廝一指，說道：「你的口也不小。」只見這小廝的面點朱唇，一時不由自己作主，直張開到耳根邊，圓圓的好似一隻朱紅漆碗，開了再合不下，又說不得話，只是墮淚。原來這小廝纔一十五歲，髮方覆眉，生得清俊，是縣令相公頂寵愛的一個親隨。縣令見他作怪，已知衝撞了先生之故，慌忙作揖謝罪道：「先生可憐他年幼不知事，看下官薄面，饒恕他罷！」張鸞道：「貧道並不會難為他。」縣令道：「這小廝原好副嘴臉！」張鸞指道：「如今原好副嘴臉！」縣令回頭看時，小廝的嘴照舊好了。一個押司在旁低低的說道：「這是障眼法兒。」張鸞已經聽得了，卻不說破。問縣令道：「這押司何姓？」縣令道：「姓陸，名茂。」張鸞道：「好個陸押司！」慌得陸押司躲在一邊去了。

縣令差人送張鸞到公館安歇，早晚酒食，自有本館人供應。張鸞臨別約縣令早起，回到零壇行香。縣令道：「這是下官本等，自當陪侍！」當日晚堂，縣令吩咐各寺觀僧人道眾，將五龍壇打掃潔淨，鋪設齊整。明日五鼓卻要先在壇上伺候，迎接法師。又吩咐本縣吏役侵晨取齊，又標撥官馬一匹，到公館去伺候法師起身。當晚鬧動了博平縣。

次日東方發亮，縣令出堂，方欲上轎，只見張鸞右手持繫殼扇，左手提荊筐籃，搖擺進來。縣令相見了，問道：「先生何又賜顧。」張鸞道：「昨日有約，特來奉邀同步。」縣令道：「此去有十里之遙，已曾撥馬奉候，可曾到否？」張鸞道：「馬兒現在。只是貧道會走，用不著他。」縣令道：「用過早飯了麼？」張鸞道：「用過了。」縣令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請先行一步。下官隨後便來。」張鸞道：「貧道不認得零壇，有煩陸押司作伴。」縣令吩咐陸茂，好生替先生引路。陸押司領了縣主相公之命，緊緊幫著同走。一個眼錯，忽然不見了先生，慌得他手足無措。料他不是落後，趕上一步看時，那先生前去約有二三十步之遠。押司道：「在這裏還好。倘然遊方道人，一時口出大言，不能取驗，臨時溜去了，教我如何回話。又或者真個不認得路，走錯了，縣主先到零壇，也顯得我的不能幹事。」發狠的趨步上去，要趕那先生。只見先生在前緩緩而行，這裏盡力只趕不上。不論緊走慢走，只差二

三十步兒。押司走得氣喘，只喊叫道：「先生慢一步，小人跟隨不上哩！」張鸞在前呵呵大笑道：「貧道走不慣慢走，你若不上前引路時，我走向天上去，也不與你祈雨了！」急得押司捨命又跑，眼盼盼看住在前，再趕不著腳跟。有詩為證：

遁甲之中縮地高，雖然緩步去程遙。

押司饒舌今勞步，要得渾身汗似澆。

押司汗如雨下，喘做一團，只得高聲叫道：「小人已知先生神術了，饒過小人罷！」張鸞道：「貧道是障眼法兒，有什麼神術！」押司方纔曉得是因昨日失言之過，便磕頭謝罪。張鸞把手一招，分明似磁石引鐵一般，不覺立在先生背後了。押司一把扯住先生，死也不放。不數幾步，到了五龍壇上。那夥和尚道士已先在了。聞得新法師到來，分作兩班下壇迎接。張鸞看這壇，甚是清爽，四圍樹木成林。那奚道姑擺設下的五龍尚在，都是竹胎紙糊的，塗抹著五色鱗文。中間大大架起個油布幔兒，設得有桌椅之類。少停，只見城內城外百姓們紛紛而至，何止千數。還不見縣令到來，張鸞想道：「這縣令不肯陪我同行，卻做張做智，叫我先走，自己要打轉來。你為百姓祈雨，便步行了這一遍兒，也不見失了體面，直恁做作！我今番且耍他一耍。」便對著一個年少的道士說：「縣主未到，煩你前往一催！」扯他左手過來，自己捻個劍訣，在他手心中又虛畫個符形，急救捻緊拳頭，吩咐道：「你見了縣主，便傳吾言，請縣主快來迎雨，如遲疑，開掌為信。不可私自中途開看。」又脫下他兩隻鞋兒，也畫個符在鞋底上，教他穿了快走，如要住腳，高聲喝咄退二字。小道士剛把鞋穿上兩足猶如有人搬運一般，不由自己如風而去。約有四五里之程，遇了縣主相公頭踏到來，喝一聲：「咄退！」腳便輕鬆，由他收住了。只見縣主相公坐下朱青紗幔的涼轎，四抬四扶，打著青羅傘行來。小道士到轎前跪著稟道：「法師教請相公快來迎雨。」縣令道：「這般烈日，雨在那裏？」小道士捻起拳頭對縣令道：「恐相公遲疑，命小道開掌為信。」

說罷，把拳頭放開，忽然一聲霹靂，從掌中發起，轎槓震得平斷。嚇得縣令掩耳不迭，面如土色，直跌出轎來，眾人七顛八倒，連小道士也驚呆了。停了一會，縣令正待差人四下左近人家，或驟或馬借來乘坐。只見一班和尚們，又引著許多百姓到來，催取縣主上壇行香。縣令已吃了這一番驚恐，不敢遲慢，此時只得教左右扶擁而行到壇。一面差人回縣取轎馬，到壇伺候轉身。

張鸞見縣令到來，迎接上廳，問道：「相公何不乘轎來？」縣令將雷震轎槓之事說了，道：「先生原來有此神通法術，今日祈雨不難，乃萬民之有幸也！」張鸞道：「不是貧道誇口，風、雷、雲、雨，是貧道腰囊內的東西。且試個戲術，與相公看。乞借大傘一用。」縣令教將三簷青絹傘遞與先生，先生接傘在手，旋了兩旋，驀地望上一擡，喝聲：「起！」吹口氣把這傘兒漸漸升上，到最高處，變化一朵烏雲，將日色罩定，紅光盡斂。眾人都仰面而看，張鸞把手一招，這朵烏雲托地墮下，仍是一柄青絹傘，便透出一輪烈日。縣令心中又喜又怕，便請先生上坐，要下拜相求，速賜甘雨，以救一方之困。張鸞道：「不須過禮。貧道十日前，從南岷山經過，遇著大雨。貧道把這些雨雲收得在此，今日捨與貴縣結緣罷！」便向荊筐籃中，取出小小一個葫蘆，擺在壇前，教縣令焚香拜禱。張鸞捻訣念咒，作用已畢，將葫蘆塞口拔去，輕輕用鶯殼扇一連幾扇。只見壇前起陣大風，一股黑氣從葫蘆中出，直透九霄中，成一天濃雲。張鸞將葫蘆收了，走到那竹胎紙糊的黑龍旁邊，吩咐道：「黑龍，黑龍，助我神通。乘雲宜速，行雨須洪。甘霖三尺，慰彼三農。順我者吉，逆我者凶。」只見那黑龍鱗鬚俱動，忽然騰空而去。須臾之間，閃電亂發，雷聲激烈，拳頭般雨點將下來。嚇得百姓們四散都走了。縣令也要下壇，縣中取轎未到，只得同吏役及僧道們，在布幔中躲著。頃刻，大雨如注，幸得布幔是熟油漬透的，又架在高柱上，才免得上漏下溼。四旁卻沒有遮蔽，眾人將桌椅都側下遮雨。也有帶得遮陽傘兒的，迎著風兒張開。正在忙亂之際，只見金蛇亂掣，霹靂連聲，不離壇，左右旋轉。縣令道：「敢問先生，今日雷神為何發怒？」張鸞道：「想是看中意了幾個歹人哩！」當下張鸞高聲道：「雷部聽吾法旨，如有真正貪官污吏，破戒和尚，穢行道士，方許下擊。如無此等，速宜退避。」那時霹靂愈加連聲不絕，慌得縣令先倒身下拜，自陳悔過。以下吏役及僧道們那一個說得嘴響的，都著了忙，團團的拜做一堆。笑得張鸞眼花沒縫。

約莫一個時辰，雨聲方歇，雷電亦止。眾人方纔放心，爬將起來，向壇下一望，落得山鳴川響，池滿溝盈，足足有三尺甘雨。

縣令剛在那裏稱讚先生之功，只聽得壇下有人厲聲喝道：「何處初學，敢在此施逞伎倆，恐嚇眾人。莫非要詐這一千貫錢麼？」張鸞看時，卻是一個癩足道者。生得身材矮小，衣服腌臢，提著一根青藜杖，從大雨中一步步拐上壇來，渾身無一絲沾濡。到壇上，放下藜杖，拱著手與縣令稽首。縣令和眾人俱各駭然。張鸞道：「貧道捨一壇甘雨，救濟生靈，你這乞道到此困擾，敢與貧道鬥法麼？」癩子笑道：「諒你有何法，敢與師父賭鬥！」張鸞大怒，便把鶯殼扇子一丟，喝道：「快去打那乞道！」只見那把扇子冉冉而行，逕奔那癩子頭皮上來。癩子呵呵大笑，把頭一擡，這頂破頭巾上望上越兩趟，撲的脫了頭，去迎那扇兒。分明兩隻老鷹相撲，一上一下。癩子喝聲：「拐兒何在？」只見地上橫著這根青藜杖忽然躍起，一步步跳起打那張鸞。張鸞把袖一拂，身邊這隻荊筐籃兒，離地相迎。如籐牌架棍，一來一往。眾人都嚇得躲在一邊，連縣令也不敢上前了。兩下賭鬥，各無勝負，都收了法術。

張鸞大怒，抖擻精神，口中唸唸有詞，舉手向北方一招，大呼：「黑龍快來！」那癩子聽得，便是在壇上黃龍的頭上打將一下。只見先前飛去行雨的那條黑龍，半雲半霧飛向壇來。這裏黃龍，鼓鬚張鱗，就地騰起，迎住黑龍在空中相鬥。自古道：土能剋水，黑龍敵不過黃龍。張鸞又叫：「青龍快去相助。」癩子又把白龍一掌，那青龍纔飛上去，白龍又去迎住。惱得張鸞咬牙切齒，急喚赤龍幫助。五條龍向空中亂舞，正按著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，互生互剋，攪做一團。狂風大起，布幔架子都吹倒了。

眾人正立腳不住，忽然走出一個和尚，耳墜金環，身披烈火袈裟，手中托一個水晶鉢盂。這和尚正不知那裏來的，喝道：「二位同道，休得自傷和氣，待貧僧與你勸解則個。」將手中水晶鉢盂猛力往空中一拋，變成一顆五彩明珠，那五條龍都來戲這顆珠，成團作陣而去。癩子已認得是蛋子和尚，暗暗喜歡，彼此俱不說破。只見和尚擊手道：「二位賭法，沒有勝負。那一個取得水晶鉢盂還了貧僧，就斷他是師兒。」張鸞和癩子齊聲應道：「有何難哉！」兩個暗念咒語，都收了法術，那竹胎紙糊的龍形，依然復還舊處，恰似不曾移動一般，又不見他那裏飛回的。只見張鸞袖中取出一個水晶鉢盂，送還和尚。癩子道：「他是假的，真的在我處。」果然向腰胯間也取出一個來，大小一般無二。那和尚都不接受，卻在自家袖中摸出鉢盂來。笑道：「貧僧的現在，二位休得相戲！」

原來張鸞的鉢盂，是袖中葫蘆變的。癩子的鉢盂，是腰間柳絮變的。這時真鉢盂出來，二物都還本相。各各大笑，都取去了。

張鸞心下也自駭然，想道：「這乞道的本事，不若於我。又不知那裏走出這莽和尚來，更是利害。」有詩為證：

孫龐鬥智非為敵，楚漢爭鋒未足誇。

爭似零壇齊鬥法，大家看得眼睛花。

只聽得壇下人語嘈雜，百姓們絡繹不終，人人執香來迎法師進縣，縣中轎馬也都到了。縣令方敢出頭問道：「適纔下官見三位師父手段俱有驚天動地之術，不相上下。依下官說，三教同源，休爭客氣，都請到敝縣，下官一同尊禮。備得有馬匹在此，各請乘坐，幸勿推卻。」癩子見有馬匹在壇下，便要去乘。張鸞終有些不平之意，明欺他是癩腳，便一把抓住道：「我們不許乘騎，大家步行，賭個遲快。」癩子道：「足下莫非是騾子！」張鸞道：「如何是騾子？」癩子道：「不是騾子，怎的放了馬步行！」眾人都笑起來。縣令道：「既三位不肯乘馬，下官禮當陪步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地下泥濘，官府們不可失了禮瞻。貧僧同二位道友，先到貴縣候候。」

說罷，牽了兩個道人的手，步下壇來。百姓們起初只認得祈雨的一位師父，如今忽然又添了一僧一道，正不知那裏來的，好生怪異，紛紛的分開兩邊，讓一條路與他們先行。蛋子和尚在前，張鸞居中，癩子在後。走不多幾步，癩子故意拐著道：「二位慢行，地下好不難走哩！」張鸞正中其意，扯著蛋子和尚，越走得快了。只聽的後面叫聲：「呵呀！」回頭看時，路旁有個小小水潭，癩子右腳陷入，提得起時，左腳把滑不住，撲通的倒撞下水了。張鸞口稱：「慚愧！」蛋子和尚道：「莫管他，且到縣裏等他

便了。」比及兩人進得縣門，只見縣堂上一個人柱著青藜杖，柺將下來，口中叫道：「二位如何來遲？」張鸞大驚，那人非別，正是癩子。方知撞下水潭，乃是水遁之法。張鸞到此，心下纔服，到縣堂上重新講禮，方才動問名號。癩子道：「貧道姓左名黜，因為左腿損傷，改名左癩，法侶中都稱貧道癩師。這位就是貧道師兄，號叫蛋師，幻名蛋子和尚便是。」張鸞道：「二位莫非是在楊巡檢家與聖姑姑修道的？」癩子道：「足下何以知之？」張鸞道：「貧道曾到永興地方，多曾聽得人說起大名，只是無緣會面。今幸相逢，多有沖撞！」說罷，便拜下地去，蛋師和癩子兩個慌忙答禮。問道：「師兄是誰？」張鸞道了名號。蛋子和尚道：「原來就是沖霄處士，聖姑姑甚想相會。」

張鸞正待叩問，報導縣令回來。那縣令已知眾師父先到，便下了轎，步入縣門。這班和尚道士百姓們，都隨進來。縣令教鋪下紅氈，先請張鸞拜謝，張鸞不肯。縣令道：「下官為萬民屈膝，禮之當然！」兩下再三謙讓，纔拜了兩拜。次請那兩位相見，那兩個教收起紅氈，賓主作揖。階下這班僧道及百姓們，一齊拜倒，歡聲如雷。張鸞安慰了幾句言語，教縣主發放回去。和尚自去做回向功德，道士自去殺雞謝將，其餘百姓，各自散歸。縣令預先吩咐備有筵席，擺在後堂，款待三位。縣令尚不知蛋子和尚及左癩師名號，到後堂一一動問，都是張鸞代答。縣令道：「先生如何曉得？」張鸞道：「原來平日最相慕的，恰纔說起方知。」縣令笑道：「下官勸三位休爭客氣，正為此也。既然三位都是神交，今日之坐，下官不敢僭序，請三位自定位次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張先生是今日有功之人，自宜首席。」縣令也是此意。張鸞謙不過，只得允了。癩子讓蛋師坐了第二位，自家坐了第三位，縣令下面陪席。縣令道：「蛋師莫不奉齋麼？」蛋子和尚道：「葷素不拘。」縣令暗想道：「不曾見這一般和尚道士。」

當下酒過三巡，食供兩套。縣令起身把盞，又教取一千貫文支帖，親手遞與張鸞道：「此乃地方薄酬，休嫌輕褻。鶴駕行時，但憑支取，庫上即當賚送。」宋朝那時一貫錢值一兩銀子，一千貫便值千兩，就是千兩銀子，一個人還帶不得，況且千貫銅錢，如何領得。縣令也是有言在先了，盡做人情，算定那先生必然推辭的，就受也受不得許多。誰知張鸞正待推辭，癩子向耳邊說道：「這銀錢他日正有用處，可以受之。」張鸞點頭，便討紙筆過來，寫著：「暫寄博平縣城隍收庫。」就央本縣庫吏，將這紙燒在廟中香爐之內，這一千貫錢，就抬至神座下放著。縣令默然半晌，只得教庫吏來吩咐。庫吏答應出來，心中想道：「那見城隍替人掌財，就是送去，也乾被人取用了。趁此黑夜抬回家中，看他怎的？」又想道：「這一千貫文非同小可，掩得誰人耳目！況且官府事情，尚在城隍廟中查問，卻不穩便。我且抬到廟中，與道士共同商議，大家八刀。若官府問時，只說城隍爺收去了，那裏查帳？好計，好計！」

當夜喚起齊人夫，大槓小槓，抬那一千貫錢到城隍廟正殿中間。先對道士說知，把法師親筆焚過，然後將一千貫錢，堆在香爐兩邊，如兩個土墩相似。庫吏私與道士約定黃昏後，大家計較八刀。

庫吏回復去了。道士也動了欺心，想道：「常言見物不取，反受其咎。現送在我廟中的錢財，如何卻與別人分用！廟後有個大魚池，不免喚徒弟們相幫，陸續運去，拋向池中，總算城隍爺收去，無形又無跡，豈不乾淨？等待久後，從容取出受用。」連忙關了廟門，喚齊了徒弟，收拾傢伙，準備扛抬。

道士才拿得一貫錢在手，覺得手中蠕蠕而動。提起看時，卻是一條赤練蛇，慌忙撒手。當下徒弟們發叫喊來，只見兩堆錢亂動，都變做了蛇，成團絞塊，滾向神櫥中去了。此時五月十四日，雨霽後，月色倍明。只聽得敲門響，開來看時，正是庫吏。道士便將變蛇之事告訴了。庫吏那裏肯信，取火把向神櫥照看，並不見一條蛇影。庫吏認定道士將錢藏過，各處搜索無獲，心甚不平。遂將此事詣告縣令，縣令大怒，將庫吏責打二十板革出，道士逐出廟門，不許容留。這是後話。有詩為證：

庫吏心貪道士乖，欲圖千貫作私財。

八刀無成才丁有，不是天災是自災。

再說張鸞等三人直吃到月明時候，起身謝了縣令，作別要行。縣令道：「三位既蒙降臨，屈在公館同宿一宵，來日還要請教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貧僧有個茅庵，敢屈尊官同往，隨喜一回。」縣令道：「琳宮何處？」蛋子和尚道：「離此不遠。」縣令送出前堂，蛋子和尚道：「告求淨水一碗。」小廝取水到來。蛋子和尚接得在手，口中念咒，含水向下一噴，只見階前一片水響，變化江湖，波濤洶湧，印月如銀。左黜向腰間解下柳瓢撇下，變化一葉小舟。只因這番有分教：

左道成群，敘出生死公案。

冤家相遇，翻成貧富波瀾。